

富家保姆

最新当代另类情爱小说

【邱成祐◆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富家保姆

最新当代另类情爱小说

邱成祐◆著
「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富家保姆/邱成祐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0.12

ISBN 978-7-80506-526-7

I. 富… II. 邱…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字58443号

富家保姆 邱成祐 著

责任编辑 王 非

封面设计 刘梁伟

技术设计 文 山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印 刷 北京通县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2版

印 次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3001-6000册

书 号 ISBN 978-7-80506-526-7

定 价 32.00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中国著名的另类情爱小说家邱文仁新近创作的一部情爱力作，一部和老百姓有关的作品。她是一部描述中国二十世纪末期老百姓的故事、话说中国一个新的民营企业老板与家庭保姆、公司职员之间的微妙关系与现实生活的作品。

本书如下的故事：

美丽、温柔的乡村少女杨柳静，因不慎窥视了母亲与继父作爱而受到刺激，高考落榜，来到大城市打工。

杨柳静的美貌与诚实打动了富翁林敬远，他以高薪聘用了她。并让柳静专门照料他那瘦瘦的、得了怪病的妻子周雅纹。

杨柳静不负林敬远的希望，像对待母亲般地照料她。但周雅纹还是病危抢救无效，奔赴了黄泉……

林敬远的儿子林应勤十分喜欢柳静，杨柳静也对这个外表像个打工仔的富翁之子感到神秘……

林敬远怀着对亡妻的深切怀念，写了篇小说，请初学打字的柳静打，杨柳静被林敬远和周雅纹那崇高的爱情所感动，渐渐地对林敬远产生了爱慕之情……

夜深人静，林敬远终于搂紧了他一见钟情的柳静，当美伦美奂的柳静的胴体呈现在他眼前时，林敬远兴奋得发抖，尽情地享受着上帝对于他一生最大的恩赐……

林应勤不知道父亲与柳静的关系，一直在追求着柳静……

林敬远在与柳静作爱中突然发现自己得了重病，他决定悄悄到南方诊治，找了个借口独身前往江南……

寂寞中的柳静受不了林应勤的爱的进攻，终于在与应勤同游白塔归来后失身……

林应勤用年轻的力量彻底在精神和性欲上征服了柳静，使她甘愿与他保持着关系……

林敬远从南方归来，确认自己得了绝症，万念俱灰，同时，他已发现了柳静和应

勤的隐秘……

除了柳静之外,还有很多女孩子挚恋着林敬远,但林敬远为了柳静,都尽量回避了她们的爱……

柳静和应勤相亲相爱,两人都对父亲怀有一种内疚之情……

林敬远在死时留下遗书:告诉应勤与柳静,应勤并非是他的亲生儿子,是她母亲与另一个男人留下的;但她母亲一直未告诉林敬远:应勤的父亲到底是谁?

林敬远让应勤娶柳静,并把自己的一切遗产和公司大权交给了应勤和柳静
……

林敬远葬礼那天,柳静哭成了泪人,与柳静一起悲伤的,还有一个神秘的白衣女人……

目 录

1	※第一章
15	※第二章
65	※第三章
117	※第四章
173	※第五章
175	※尾 声

第一章

1

杨柳静坐在火车上。她告别了故乡的水魄与山魂,带着一个青春少女美丽而遥远的憧憬,还有红的太阳绿的梦,前往传说中弯腰便可以捡到钞票,似乎遍地是黄金的C城。火车辗着锃亮的铁轨不时发出沉重的闷响俨然在豪迈地陈述着自己苦难的历程。

她不禁有些迷茫了:难道远离了家乡就果真能摆脱那种莫可名状的情结的纠缠吗?

她出生在一个遥远的小山村,她忘不了故乡的小河与大山。母亲蹲在村脚的河边,一边耐心地搓洗着那段发霉的日子,还要用期待的目光注视着她蹒跚的童年。小山村背后的大山上,无休无止地盘旋着岩鹰粗犷的呼唤,父亲举起锄头拼命地挖掘大山的传奇和传奇的大山。父亲很快便病倒了,累死在大山的怀抱里。每当有一缕笛音从山坳上飘来,她才能依稀记起自己曾经有过一位父亲。

母亲很快就为杨柳静找了一位继父。

杨柳静的继父是附近一所乡村中学的体育教师。继父有一副雄健的体魄,他在篮球场练反手扣篮的优美动作使无数观众倾倒不已,母亲更是他篮球场外的业余球迷。继父三大步上篮时,浑身肌肉鼓突,宛若掷铁饼者的再现,母亲看到这一特写镜头时,总是在旁暗暗鼓掌喝彩。继父也看上了母亲的美丽可人。杨柳静随母亲迁进了继父执教的学校里读书。那所中学依山傍水,周围的景色都很美,山泉日月,水色云光,像一道抒情诗般的旋律久久地徜徉在她的记忆里,让她出落得有如一朵清水芙蓉灿然临世,皎皎然点缀了山村的田园风光。环境改变了人,美丽活

泼的母亲从此生活在如歌的行板中每天都在涨出崭新的浪漫。母亲与歌声一路同行,她的命运里似乎总是洋溢着生命的青春的活力。

在杨柳静的记忆中,她的生活里总是有一种淡淡的喜悦与淡淡的忧郁,她总感到母亲和继父的生活似乎不是那么协调。白天,他们恩恩爱爱,相敬如宾,但是,到了晚上,那间屋子里总传来母亲那让人揪心的呻吟声。母亲与继父的卧室与杨柳静住的屋子仅有一壁之隔,那是竹墙上涂了泥,再抹了层薄薄的石灰,这就是隔墙,年深月久,灰泥剥落,有些地方只留下竹的骨架,两间屋子里的光线有时相互穿透着,声音更是毫无遮拦往来渗透。杨柳静是在无意中发现这一秘密的:那天晚上,杨柳静因喝了些浓茶很久都不能入睡,她灭了灯,躺在床上,脑子里却清澈透明,平平静静地回味着一天的事情。半夜过后,隔壁的房间里开始有了动静,先是母亲和继父蚊蝇似的细语,声音小得模糊不清,但却仍能让人感到那声音有一种难以言喻的亲昵;接着,便是木床不堪重负而发出的吱吱哑哑的叫唤声,那声音让人联想到受压迫者悲壮而又痛苦的挣扎;随即,便传来了母亲的呻吟,母亲的呻吟时快时慢,声音时高时低,快时像铜壶滴漏,清脆悦耳;慢时像催眠曲,缠绵不断。声音高亢时宛如雄浑的交响乐,声音低落时却似小提琴协奏曲,母亲的呻吟仿佛就是豪放派与婉约派各领风骚。杨柳静听得胆战心惊,她知道母亲正在经受着难以言传的折磨,继父正在丧心病狂地折磨着母亲。杨柳静咬咬牙,稳住眼泪,她不忍心再听母亲那令人心碎的呻吟,一下将被子扯来蒙住了自己的头。

杨柳静一天天长大了,她长得灵气洋溢,清纯可人,人见人爱。杨柳静特具禀赋,学习上每次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她尊敬师长,在同学中人缘关系极好。这个品学兼优的乖女孩成了这所中学的至宝,老师和同学都认定她是迟早要从这所乡村中学飞出去的一只金凤凰,她会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研究生,或许还会成为留学生,她有着如花似锦的前程,她是这所中学的一棵风水树!她是这所中学的希望!她是父母所寄托的一个美丽的梦,继父也很喜欢她,继父将她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培养。继父对她说:“柳静,你不但要学习成绩最优秀,身体也要最优秀,这样,你才是最优秀的全才!”她感谢继父给予她生父般的关怀和呵护,于是她和继父之间的隔膜也消失了许多。继父不但是田径场上的健将,而且也是游泳好手。继父教杨柳静学习游泳,在每天下午第三节课后,在学校背后的那口石砌的堰塘里。那是一口条石砌成的庄院堰塘,是清末年间的一个大户人家建造的,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青石上已长满了苔藓,塘水依旧清澈见底。继父托着她的下巴,让她的双手奋力往后划,两脚一伸一缩地蹬水,一天复一天,从不间断。

杨柳静天生悟性很好,很快就学会了蛙泳、蝶泳、侧泳和仰泳几种泳法。继父对她说:“游泳中最难学的是踩水,学会了踩水才能在水中托起重物,才有力量,才能在水中救人抢险!”于是,继父教她学习踩水,踩水的难度太大,她学了好一阵都没有学会,总得要靠继父托着她的一只手才能勉强踩水。继父鼓励她:“柳静,勇敢点,别怕,我放手了!”继父说完,将手一松,杨柳静失去了依靠,重心失调,身子立刻像秤砣一样往下沉,不经意间,她接连吞了两口水。继父慌了,伸手一捞,将她紧紧地抱住了。杨柳静的肉体 and 继父的肉体紧贴在一起了,她顿时感到身上一阵燥热,很快便觉得自己的下身被一件硬梆梆的东西抵住了,抵得她心里好难受,她心中灵光一闪,意识到是怎么一回事了,一种羞辱感顷刻间在她的全身泛滥开来,她猛地挣脱继父的怀抱,上了岸,飞快地跑回家中,关了门,坐在床上,心还怦怦怦跳个不停。

游泳池的“风波”发生后,杨柳静再也不敢与继父单独玩了。而她也敏锐地察觉,继父也不敢再单独跟她在一起,有时跟她说话,眼睛也看着别处。继父越这样,她越感到脸颊发烫。尤其是到了晚上,那被继父顶过的地方,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又是一个夜晚,合当有事,母亲已不知到村里哪家唠嗑去了,继父回来较晚,见柳静已关了小门睡了,便自个儿进了房间,关门躺到了床上。躺在床上的柳静,猛地听到隔壁传来一阵响动,心里便有些热了。不知出于好奇心还是什么,她悄悄爬起来,趋手趋脚踱到墙壁旁,她早知那壁有道缝儿,屏息往里一看,这一看就惊呆了:只见继父四仰八叉躺在床上,浑身赤裸着,露出了他那强健的胸大肌,而一只手却放到了腹下抚弄着。柳静的心都提到嗓子眼里了,只觉得一股热流猛袭上心头,再顺体而下,冲击着她那颤抖不止的地方。突然,继父加快了速度,身子已开始扭动,最后猛地一挺,一股液体便喷射而出了。柳静双腿抖着,忽听到继父就在喷射时的一刹那,喊出了如下的声音——

“哦,柳静!我这一辈子也不能×你呵!”

仿佛是五雷轰顶,柳静只感到脑门上“嗡”得一声,差点晕倒。她抖索着移到床边,一头栽到了床上,心还狂跳不止,摸摸下面,那儿象被人喷了一团浆糊也一塌糊涂了。“天啊!继父是想着我了,他在意淫我!”柳静不知从哪本书上看到过这个词儿,顿时全明白了,她感到又羞又恼,猛地拉过被子,把自己全部埋在被子中了……

接连几天,杨柳静的脸都残留着一层明显的苍白。母亲关心地问她:“柳静,你是不是病了?”

她回答母亲:“没有。”可眼前总晃动着继父那一幕,想甩也甩不掉。

黑色的七月给每一个考生带来的压力都是平等的,而杨柳静的不幸则是受了

一种难以言喻的幻觉。从七月七日上午考第一科语文时开始,她的幻觉也就开始了。每个考室一男一女两名监考老师,正是炎热的盛夏,监考老师都穿得很薄很性感,监考的男老师身着短袖衬衣套红色运动裤,看样子又是一位从事体育教学的老师,他的身材魁梧肌肉发达,杨柳静看到他的第一眼就把他幻化成了自己的继父。考试开始,继父的影子就像一个幽灵似地在考室里徘徊着,杨柳静偶尔抬头,目光便触到了那红色运动裤的凹凸不平处,继父的影子便着了魔似地晃来晃去,搅得她心神不宁思路混乱,她有时闭了眼睛思考,可那魔影反而更加清晰明白。她知道自己这场高考完了。结果真的完了,悲惨的结局出乎所有寄厚望于她的人的预料之外,但在她的意料之中,她的总考分只差十分没上线。杨柳静高考落榜这种小小的失败却像大山一样将母亲压垮了。母亲是个要强好胜、爱慕荣虚的人,所以这种挫折并不如落到踏踏实实的女人身上那么平静。这类事,换一个家庭,只是一个小小的不幸,但对杨柳静的母亲无异于毁灭性的打击。而母亲的责备却并不如杨柳静自己的多。

母亲一旦被生活击倒,就仿佛站在了人生之外,她躺在路边看别人过去,再也站不起来了。心灵苦痛引发身体病痛,母亲病卧在床,死不了,好不了。贫穷和疾病像两根绳子,将整个家庭的生活勒得紧紧的。

杨柳静永远地被拒于大学的校门之外了,她知道自己此生与大学无缘。她拒绝母亲要她复读来年再考的恳求,作出了离开母亲和继父外出打工的决定,除此,她别无选择。若再留在母亲的身边,不是她会发疯,就是继父要变成疯子!

杨柳静选择了C城。

2

杨柳静站在C城的土地上了。这个繁华喧嚣的大都会，熙来攘往地拥挤着为名忙为利忙的芸芸众生。热烈的目光和冷漠的目光交流，干涸的心田与丰润的心田接壤，陌生的脸庞和熟悉的脸庞相对……红尘滚滚，人海茫茫。无数的街灯亮了，像一串串省略号，略省了人间的几多悲喜。杨柳静无心欣赏这物欲横流、千姿百态的夜景，她急于寻找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高楼大厦虽有千间万间，她只需要六尺之地栖身；山珍海味纵然异香扑鼻，她只求两碗米饭充饥。

杨柳静在大街上走走停停，眼光沿街搜寻各种招牌上的名字。五颜六色的灯光和土洋结合的怪味店名公司在大街小巷里浪漫，高楼低屋眨眼之间就变得猥琐丑陋了。浪漫是美丽的，但美丽得有些残酷。现实是丑陋的，但丑陋得让人相信。杨柳静望着游鱼似的行人和色彩斑斓的灯光，不觉有些心慌了，她终于相信一句古话了：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大城市的旅馆如此难找：凡带了“宾馆”两个字的房价似乎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贵得惊人；而与“饭店”挂钩的旅馆好像是不伦不类的，不知是为吃饭而设的饭店呢，还是为饭店而顺便捎来的旅馆？真正贴了“旅馆”字样的则俨然有馆无旅，或缺茶杯或缺电视机或没有厕所，这座大城市里的旅馆们只有两点是相同的：一是想方设法抠旅客腰包里的钱，二是大门口都站有一个或几个雄纠纠气昂昂能狐假虎威却空有一副好皮囊的保安人员！这座城市里的旅馆似乎都不是为旅客而建的。临行之前，母亲曾告诉杨柳静：“到了C城，最好住招待所，招待所便宜些！”母亲的语气里，浓浓地充满了对那个早已逝去的年代的怀念之情。杨柳静牢牢记住了母亲的话，她在寻找招待所。避开大街，杨柳静拐进一条被

喧嚣声冷落的小巷，终于找到了一家招待所：教委招待所。久违了，父辈们怀念的招待所！

杨柳静走进招待所，递上身份证，并怯怯地问：“最便宜的多少钱住一晚？”问话时，她的目光朝下，不敢看服务小姐的脸，她最怕对方眼里有刺话里有钉子。服务小姐却很热情：“十二块，三人间，挺便宜，有彩电！”十二个字分成四句话，干净利落，挺温暖的，远远胜过那“谢谢您、对不起、没关系”一类官方颁布的样板话更可人意，杨柳静的心里升腾起一点感动，这个城市总还有好的角落。十二块，她能承受，没有半点压力。杨柳静交了钱，朝服务小姐点点头，服务小姐奖励给她一个微笑。

杨柳静走进房间，房间早有一位女孩正对着镜子梳头，一手端镜，一手执梳，她没回头，却对杨柳静说话：“你先选吧，愿住哪张床，就住哪张床！”又是一句暖洋洋的话，虽然没看到她的脸，却已见到了她的一丝真诚。杨柳静觉得很好受，轻声说了句“谢谢”，便将行李随意放到靠门的那张床上，这是最差的一个床位。那位女孩掉过头来，朝杨柳静灿然一笑，杨柳静看到了一张艳阳天似的脸。女孩烂漫地问：“来找工作的吧？我也是，我们志同道合，有缘分！”杨柳静没想到那女孩的眼光如此具有穿透力，她只得点点头。那女孩的热情却有增无减，接着自报家门姓氏：“我叫王丽华，你呢？”“我叫杨柳静，杨柳的杨！”王丽华兴奋地叫起来：“好名字，若叫柳丝就更漂亮了。夏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漂泊到长江。”后面两句竟然是唱出来的，虽不及周璇唱得嘹亮动听，却依然流露出漂泊真情。王丽华停止了唱，自嘲说：“你看我这个打工妹，还没找到工作，心情倒先潇洒起来了！”杨柳静急问：“你还没找到工作？你也是来现找工作的？”杨柳静不放过任何一点搜集打工的信息。王丽华拍拍胸脯：“明天往劳务市场一站，把自己当成一头牛，一只牛，半睁半闭着眼，有人来牵你走了，就找到工作了。”听到这个不伦不类的比喻，杨柳静真想笑，却笑不出来，她只好低着头整理自己的床铺。王丽华却还在自言自语大发议论：“二十世纪都已经暮色苍茫了，我们的就业观还如此陈旧！真可悲！”

门口黑了一下，又一个女孩背着行囊走了进来。王丽华热情地迎上去：“又来了一个打工妹，欢迎，欢迎！”那女孩的头略一偏：“你怎么知道我是打工的？”王丽华用手扇了下鼻子，调侃道：“我会闻气味，闻出来的。”杨柳静笑了，那女孩也笑了，笑出两个生动的酒窝。互相道了名姓，那女孩叫普晓春，也是来C城找工作的。C城果然遍城是黄金，要不然哪会涌来如此多的淘金者？杨柳静心里浮漾出淡淡的欣慰。三个女孩在一间屋子里，唧唧呱呱的，就像一群闹山麻雀，杨柳静依稀觉得有一股新鲜的风吹进屋来，那风尽管很微弱，但到底是新鲜的。三位女孩各述其

志，志向虽然都很渺小，但却有如在描绘一幅跨世纪的蓝图。

王丽华说：“本人自费读了个大学专科，在本县找不到工作，自信：人能处处能，草能处处生！明天往劳务市场中间一站，也算一个高级劳动力了，找个像样的工作不成问题！”那样子，很有些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普晓春显得谦逊一些：“我虽然高考失利，却深信‘榜上无名，脚下有路’这句话经过千锤百炼的格言。只要能找到一份工作，我就算自立了！”表面谦逊，底气还是十足的。

杨柳静说得很含蓄也很软弱：“只要能挣到钱，我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我挣钱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她说话容易动感情，双眼竟悄悄地有点湿润了。

王丽华提议说：“我们三人年龄相同，都是二十岁。又在同一个晚上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实在不容易！我建议：我们三人，不管在哪里打工，今后都不要失去联系！”

普晓春首先赞同：“我希望我们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只要两个人的单位，我们谁也不去，我们三人不能分开！”

杨柳静有些为难地说：“我可等不了几天，我带的钱少！”

王丽华却显出一副侠肝义胆的模样：“我们带的钱一齐花，花完了再打主意。我相信：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这样优秀的三个打工妹，哪个单位也会抢着要的。”

三个女孩果然一见如故，十分投缘，一锤定音：约定三人一齐，共同在C城披荆斩棘，开劈出一条财路。王丽华立即出去买来几袋花生米，三瓶啤酒，作东请客。三个女孩直闹到深夜方睡。

一夜无话，但有梦。

3

清晨像一幅胜利的画卷慢慢展开,它包含着多少人对生活深沉的爱与热情的期待。习习清凉的卯时风从寂寞的街道上缓缓吹过,漫不经心地卷起地上的纸屑与尘埃。淡薄的晨雾霭气在凄厉刺耳的出租车喇叭声中渐渐消散,越来越淡,淡得有如轻纱。拂晓卷走混沌,卷走夜色虚无的眷恋,卷走夜行人黯然的神伤,赤裸裸地展览着清澈翩然的城市面孔。黎明在黑暗分娩的阵痛中悄然诞生。稀落的早行者的脚步声向夜的深处发出一声声动情的呼唤。

C城醒了。

做了一夜美梦的三个女孩醒了。她们对昨夜约定之事记忆犹新。

三个女孩潇潇洒洒地走向劳务市场。

劳务市场在年公街。年公街因纪念清朝大将年羹尧而得名。年公街虽是一条很有名的街,但游人不多,商贾稀少。这里是近几年才被政府开辟为劳务市场的。这个劳务市场的成交方式和三百多年前黄金海岸边的奴隶市场没有多大区别,唯一不同的是这个劳务市场里有政府派出的工商、劳动诸部门的介入,从中抽取一些佣金,便凭添了市场的几分官办色彩。然而,这里最为让人惊心动魄的则是汹涌澎湃的暗流猖狂:拐卖妇女的人贩子来这里窥探时机,物色对象,以求得逞;假招工者来这里虚吹浮夸,骗人钱财;昧良心者想来这里低酬招募童工、女工,以便从他们身上榨取血汗;小偷、扒手者流也混迹人群之中,以便不时将手插入别人的衣袋之中,趁机揩油发财……真正的招工者常常被人误解,而求职者又不时向四周投以怀疑的目光,胆战心惊地把握着时机。做人难,做劳务市场上的人更难。劳务市场上,

每个人都走得战战兢兢的……

三个女孩匆匆赶到年公街劳务市场时，市场上已是人拥人挤了：先到者选了个有利位置站好，等待幸运之神降临；后来者见缝插针般寻找别人忽略了的地，以期后来居上。人多了，形形色色的生意人开始摇唇鼓舌。脸上贴了一对绿色大蝴蝶的河南“眼镜客”来了，他用二根指头拈起一条眼镜腿子，像是提了一只螃蟹，口中喊道“眼镜、眼镜”，趁你不注意，他手中的“螃蟹”便扣在你的脸上，迅雷不及掩耳，他望着你傻笑，你望着他苦笑：嘿嘿。广东皮包贩子更是神气，胸前颈后一齐鼓起一堆黑黝黝的物什，灵活自如地游动在人群之中，活像一只骆驼，略不留神，两个“驼峰”便挂住了前后行人的衣扣，拉的拉，扯的扯，东倒西歪你吵我骂：哈哈。这里是一个奇杂无比的大千世界，这里是一个摇曳多姿的神秘王国。

王丽华选好了位置，一手拉着杨柳静，一手拉着普晓春，兴奋地说：“我们三人就站在这里吧，这里很显眼！”三个女孩手挽手站在那里，英姿飒爽，令人想起电影《八女投江》中的一个镜头。三人像三枚独特而神奇的感叹号！

三个女孩站在那里，劳务市场上立刻有了阳光。立刻有目光被吸引过来。一个穿皮茄克的小伙子立刻走了过来，他往三个女孩面前一站，目光粘乎乎地粘在三人的脸蛋上，那是一种完完全全的猎色的目光。皮茄克顺手甩出一个响指，话随口出：“三位是找工作的？我是深圳来招工的，有兴趣吗？”

杨柳静望望普晓春，希望她出面接头。普晓春又将目光传递给了王丽华。三人来之前是统一了口径的，统一由一个人对外联络，以免众口多词，说出自相矛盾。王丽华只用眼色的余光瞟了皮茄克一眼，摇头说：“深圳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深圳！”

皮茄克却不愿放弃，依旧色迷迷地问：“请问三位想去哪里工作？”

王丽华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语气挺深沉地说：“远走不如近爬坡，我们最理想的选择便是C城！”

皮茄克将一个黑色皮包哗啦啦撕开，像捞油条似地捞出一把招工合同书来，做出欲撒传单状，朝三个女孩扬了扬，说：“在C城，我有五个单位可供三位选择！你们仔细看，宾馆招待、鞋工、清洁工、制做塑料袋，还有报社记者！”

杨柳静心里一亮：有五种工作可供选择，且还有一种是当报社记者！真不容易，这年头找个工作太难。她依稀记得：继父执教的那所乡村中学要找一名烧开水的临时工，月工资一百八十元，而报名参加竞争的就有五十七人，且有三十多人的后台较硬！她真想凑上去，对皮茄克说一声：我愿去，任何一种都行。但她没有动，